

故乡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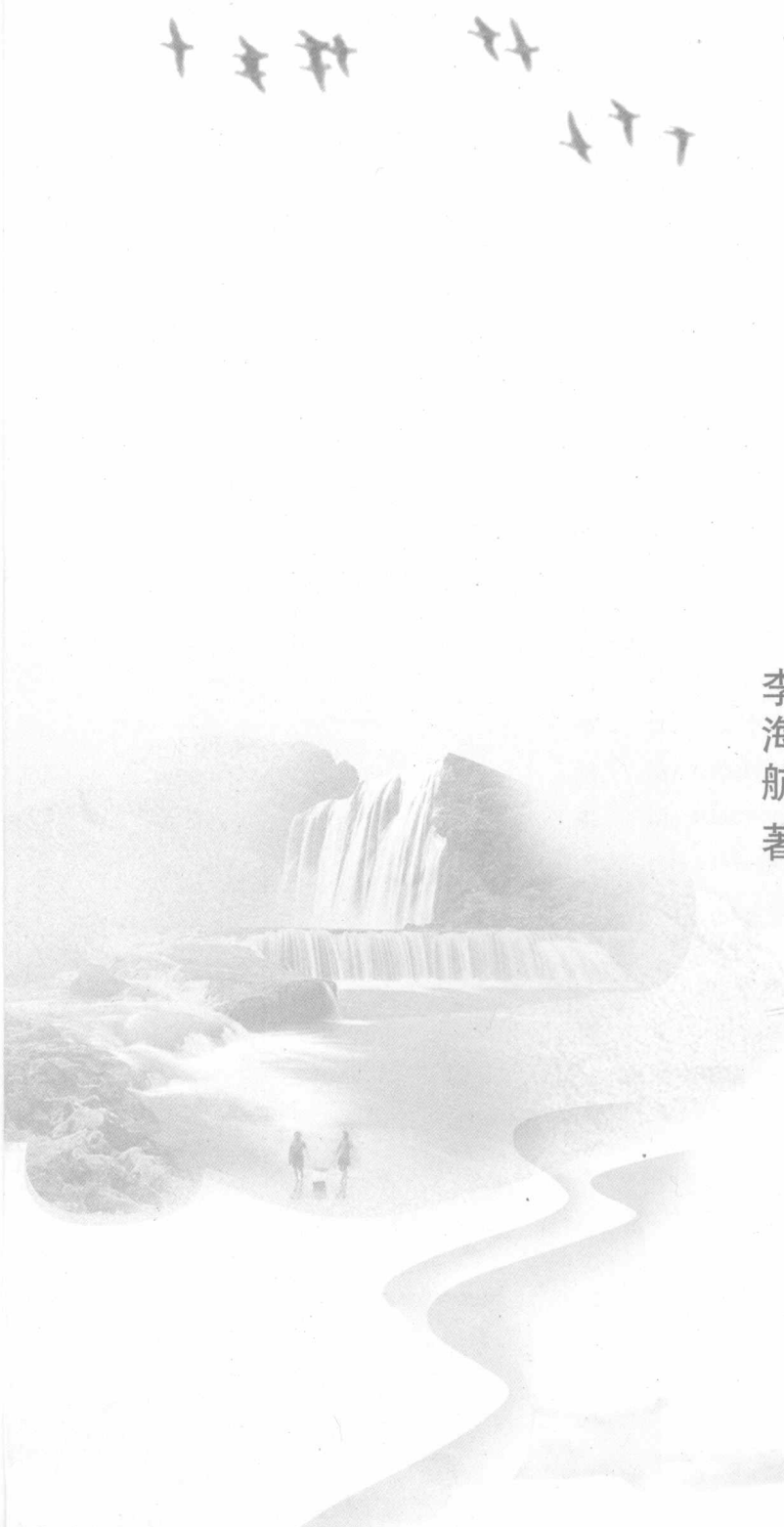
李海航 著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故乡的水

李海航 著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乡的水 / 李海航 著.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598-990-7

I. 故...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9216 号

故乡的水

著 者: 李海航

责任编辑: 朱 屹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guj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三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5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8-990-7

定 价: 29.80 元

自序

二零零四年五一节的时候,我与天津的几位朋友一道去九寨沟游玩。被誉为“人间仙境”的九寨沟素以水色奇绝闻名遐迩,所以,造访者多是慕水羡色而来,当然,此色非彼“色”也。我们乘坐游览车翻越一座高过一座的山岭,从最顶端开始下坡时,车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惊呼——山脚下出现了一片片静谧湛蓝的不规则的水泊,那种蓝,纯净无杂,幽深无底,似天然酿就的一洼洼甘露。看惯了凡尘俗土的人们似乎一下子难以接受这种恍若仙境的视觉冲击,由衷地发出一声喟叹:哇!——就在这一刹,我的脑海里蓦然跳出另一地段同样幽蓝的水色……三十年前,我们结束新兵连的生活,徒步穿越一座座山岭,眼前出现汉江的身影时,居高临眺的战士们也是一片惊呼——汉江这么蓝呀!静止的蓝是一片凝固的美,局限于有限的区域;流动的蓝则是一种源源不绝的生命的象征,连接起陆地与海洋。同样叹为观止,同样是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的分子结构,自然界不仅给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还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享受。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水,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破坏它呢?

到了成都,天津的朋友们要去峨眉山玩,我改变了行程。那种蓝色的冲击使我产生了另一种想法,成都距离我当兵的地方很近了,还有直达火车,为什么不去牵挂中的第二故乡看看呢?离开汉江近三十年了,它还会是那么蓝,那么迷人吗?

昔日的那座小县城已经发展为地级市了。我沿着当兵的路线图,先去蚕种场。这里平添了许多建筑,但是那幢白色的二层楼房还在,那里曾是我们新兵连的营房,据说楼内的木质地板因为年头太久,已经拆除。不过,印象中





那种木质地板唯一的坏处就是行走时声音过大,而且有缝隙,住在二楼的战士如果夜里不小心踢翻了尿桶,住在一楼的战士就只能沐浴一场臊雨了。我没敢向蚕种场的职工打听那口接收了一个妙龄女子的老井是否还在,毕竟是一块谁都不愿意揭开的伤疤。我从蚕种场出来,横穿公路,特意去寻找记忆中那条清澈宽阔的汉江支流——月河。然而,我却被深深地震撼:原先那条明亮的水流已经变成一片几乎静止的死滩,哪里还有合掌可掬的鱼虾,乌红泛臭的水体宛如杀猪之后一边褪毛一边清洗内脏的腥汤,河面上到处漂浮着垃圾,寸草不活,毫无生气。我无法想象,这样的浊流竟然要输往汉江,那可是南水北调的水脉啊!现代工业的触须已经伸延到每个角落,像一只可怕的章鱼到处留下它的墨迹。由此可以推断,那条湛蓝的汉江……

本想从市区坐车去当年的施工地点,可是,没有哪个出租司机肯去,一是嫌远,二是山路难行。司机们特意说明,那条路还是当年铁道兵施工的时候修筑的,这是唯一听到当地人念及铁道兵的话语。如果是一条三十多年没有养护的旧公路,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我放弃了公路旅行,找来一张地图,决定坐火车去。到达襄渝线那条第四长的隧道前一站,已近中午,我下了车,沿着铁路走至隧道口。当年这条隧道是从两头开掘,这边是铁道兵的一个营配合西安学生营,那边基本是我们团独立担当。因为忘了带手电筒,摸黑过隧道还是很危险很费时。于是,我跟道口的护路工攀谈起来,当问及开挖这条隧道两边合起来究竟死了多少人时,护路工也说不准,他告诉我这边有个烈士陵园,西安的学生因为离这儿近便,每年清明都要来一些人为他们的同学扫墓。而我知道那边也有一个我们部队的陵园,那里埋葬了多少领章帽徽,不得而知。应该去给战友们扫扫墓,可时间来不及了,护路工告诉我,每天这个小车站只停靠两班客车,误了下一班就只能找地方凑乎一宿。因为还有其他事情,我放弃了留宿。然而,汉江是一定要看了一眼的!在小站买了一张回程的车票,还有一点时间,我独自沿着坡路去往江边。

汉江——久违了!由于下游修建了一座水电站,水位抬高不少,而且已经过了“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季节,水色中褪去了那种蓝宝石一样的湛清。但是,它依然很美,那是孩子们心中的母爱之美。我在岸边掬起一捧水,看着它

从指间慢慢地渗漏,看着它在艳阳的照射下流光溢彩,剩下的一点,我用舌尖舔入口中。曾经的数年里,我的体内流淌着它的无数个分子单元,它维系着我和我们每一个铁道兵战士的生命。当我们脸上刻下皱纹,两鬓堆起霜雪,浑然回首,才感觉到岁月的无情。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宝贵的青春年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并不能为自己左右。本来应该是坐在大学课堂里读书的年龄,可我们却在地壳里用人海战术从事着原始的劳作。谁能想象已经造出原子弹的国家,却还在用猪八戒的耙子打洞?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学会了使用工具,然而一个搞出四大发明的民族却摒弃劳动工具的改进和研发,一门心思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做你死我活的争斗。浪漫的“人定胜天”可以出现在诗歌里,笃信的人们却如同失去方向的鲸鱼宁肯扑向死亡的沙滩。不久前看到杭州湾大桥建成通车的报道,其中特别提到百亿元工程零死亡,真让我感慨万千。“以人为本”——多么难能可贵的理念,多少血的代价换来的真谛……比起那些长眠于地下的我们同时代的同类,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在呼吸空气,享受阳光。



我从单位留职停薪下海打拼,这些年有了一些资本的原始积累,本来一直在寻找新的投资点。巧的是,这一趟带有怀旧意味的旅行结束后,一个朋友找到我,说他正在做污水处理工程,为资金的缺口而惆怅。我猛然发现,这是个不错的投资方向。我俩一拍即合,当然也有互信为基础。二零零四年下半年,我们第一个合作项目是在大同,做中水回用工程的管网和设备安装。第二年,又开始给一家焦化企业做酚氰污水处理站。期间,接触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和老板,也就有了基本的素材。

回款不是很好,要款更是劳神。闲暇之余,心血来潮,想写点东西。无论是我现在的故乡还是我当兵的故乡,都面临着与水相关的环境问题,而且都刻不容缓。主题确定,行文就有了方向。本意还是想提醒人们对保护环境予以重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生活的积淀是创作的源泉,也是一笔财富。特殊的历史、特殊的人群、特殊的事件,与现实又有着特殊的渊源,亲历者如果放弃或者荒芜它,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那些已经躺倒和快要躺倒人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客观而言,我不是一个靠码字为生的人,不懂得什

么技巧,年轻时有过虚妄的想法,现在已经淡化了往这方面发展的图谋。自认有点文学基础,也是得益于在部队文艺班的锻炼。

年龄不小了,为了不能忘却的过去和不能忽视的现在,该写的该说的把它写出来说出来,算作绵绵心结的一种释放。斗胆称为小说,不成体统的话,那就是给人添堵,只能补上一句:抱歉。

作者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

目 录

- 第一章 还我碧水蓝天 / 1
- 第二章 提堂认个干儿子 / 9
- 第三章 环评报告与“沙皇套餐” / 16
- 第四章 泥腿子要登大雅之堂 / 27
- 第五章 臭氧层的“高氏定理” / 34
- 第六章 闷罐车上的注事 / 40
- 第七章 冯董事长之死 / 50
- 第八章 敢爬烟囱的女博士 / 59
- 第九章 蚕种场的风流人物 / 68
- 第十章 黑白两通的关大夫 / 83
- 第十一章 总裁下跪了 / 89
- 第十二章 双刀剑 / 96
- 第十三章 董事会一锤定音 / 108
- 第十四章 狗刨也能救人 / 115
- 第十五章 谢总工报到 / 133
- 第十六章 提下葫芦浮起瓢 / 143



- 第十七章 下连队锻炼 / 150
- 第十八章 总经理也下跪了 / 160
- 第十九章 党票的交易 / 168
- 第二十章 洗脚与洗钱 / 181
- 第二十一章 逮住蛤蟆攥出尿 / 192
- 第二十二章 多情却被无情扰 / 201
- 第二十三章 千方百计拖住他 / 213
- 第二十四章 禽流感 / 225
- 第二十五章 政治投机者的下场 / 237
- 第二十六章 车祸 / 249
- 第二十七章 色诱 / 261
- 第二十八章 关大夫麻烦大了 / 271
- 第二十九章 光棍门前是非多 / 280
- 第三十章 解铃还需系铃人 / 289
- 第三十一章 天良的泯灭 / 299
- 第三十二章 流浪汉 / 309
- 第三十三章 不信人间蒸发 / 317
- 第三十四章 圪炮沟 / 325
- 第三十五章 赖人也有不赖时 / 334
- 第三十六章 现场会 / 345
- 第三十七章 重拾记忆 / 350

第一章

还我碧水蓝天

长兴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和泰运洗选煤基地于二零零四年三月合并,取名:长泰焦化集团。煤焦界的这种产业重组实属正常的资源整合,本来无可厚非,不过,长泰成立之初还是在汾县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倒不完全是由于集产煤、洗煤、炼焦、化产、运输为一体的长泰一举成为同行业民营中的翘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当家人都非同一般,都有着耐人寻味的背景。

集团总裁兼董事长——高二能,年近五十,人高马大,方方正正的乌脸配上棱角分明的板寸,正面轮廓和色调感觉都与他的行当有关,像是一块天然的黑炭被赋予灵性,有鼻子有眼地演绎着自身饱经沧海内涵丰富的Flash广告。此人年轻时当过铁道兵,退伍后下过煤窑。早些年,人们经常可以在火车站与煤窑间的公路上看到他开着震耳欲聋的手扶拖拉机,袒胸赤膊,嘴衔大饼,车斗里冒了尖的煤堆上插着一把战斧般明晃晃的大板锹,没日没夜穿梭往返自装自卸。后来,胆大包天的他瞅准西峪村一座透过水的破煤窑,张口就承包十年。大伙都以为这二不愣会赔成二光腚,谁承想一来是天道酬勤,二来是狗日的有命,高二能还是依靠部队学到的爆破技术,自己下井打通源头,排了三个月积水,亮堂堂挖出第一车煤。由此,这位高老板一发不可收,西峪那个破煤窑被他买断,扩建成西峪煤矿,而后杀向利润更高的焦炭市场,从土焦、改良焦、机焦,直至今日,资产过亿,坐拥长泰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

集团总经理——戴晓雯,刚满四十,保养甚好的肌肤水滑白嫩,凹凸有型的身材惹得诸多羡慕者垂涎三尺。对女人而言,人到中年更惜春。这种惜春不仅体现在身心上的赶着年轻,对于时间和金钱的把握也越发有着一种急迫感,由此产生的能量往往让人瞠目结舌。戴晓雯的发迹迥别于高二能的水深火热。女人嘛,学会利用本体资源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更何况此妇工于



心计，上下通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煤炭市场萎靡如灰，所谓乌金，贱比砂土。戴晓雯在一位高层领导的点拨下，从县文化局辞职下海，贷款办起洗煤厂。名为洗煤，实则囤积原煤，待价而沽。不出一年，煤炭价格果如火箭升空，一路飙高。戴晓雯靠低买高卖，甚至买空卖空，转手暴富。俗话说得好：“捉鳖不在水深浅，就等鳖到手跟前。”出道早晚不是富贵的标尺，把握时机才是关键。

这两个叱风咤雨的人物走到了一起，如何不让人咂舌？但，凡事都是辩证的。老辈们就说死了，“买卖好做，伙计难搭”。或许他俩可以优势互补共铸辉煌，因为高二能有胆量，戴晓雯有官缘；或许他俩理念相抵互不买账，很快分道扬镳，因为高二能重远，戴晓雯重近。这是熟知两人底细的业界人士有理有据的分析。街谈巷议者不理睬这些，他们关心的是另一个热点——“干柴搭上了烈火”。何出此言呢？——高二能是个老光棍，戴晓雯是个骚婆娘。

说到光棍，过去有些汉子因为穷，一辈子娶不上媳妇也不是啥稀罕事。可高二能现在是何等人物呀，富成个金疙瘩了，攀着云梯找嫦娥的份儿都够了，在网上随便发个征婚帖子，估计能来一车皮傍大款的小妖。高二能虽然长相一般，小眼睛眨巴眨巴还是挺有神的，关键是体格跟年轻人差不了多少，据听过他野事的人口口相传，这家伙在床上简直是个牲口！但他在这方面的交易绝对是一手给钱一手清货，甚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为的就是不留后账。反正打光棍绝不是生理上的问题。至于他为什么独身至此，这里面的文章还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不过光棍也有光棍的好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除了对不起祖宗，其他无牵无挂，可以放开手脚地闯荡，我是光棍我怕谁，有弊则有利嘛。

戴晓雯的风骚那是腿上绑大锣——走到哪儿响到哪儿。她第一任丈夫为此气得肺部出现一片阴影，吐了几口鲜血，撇下一双儿女，先去自家茔地里抢占了一块风水。第二任丈夫倒是光鲜体面，可跟戴晓雯一样风流成性，两人比着来，你敢三天不回家，我就敢一礼拜不照面。两人结婚之前就有约在先，井水河水两不犯。到最后还是戴晓雯受不了，将就一年离婚。现在这第三任丈夫找对了，老老实实一只眼都不睁，自己缝个绿帽子捂得严严实实，猫在屋里只管操持家务，有空就帮助戴晓雯数钱对账。大概此夫也想通了，好田地人人都想耕耘，闲着只能长草，何如对外收取点“租金”呢。况且，“佃

户们”都是有头有脸叫得响的权势,“收成”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所以,高二能和戴晓雯这种生理上的对位成了好事者的话题,更有断言:不出两年,高二能的家底子非让戴晓雯掏空了不可!果真如此吗?

第一年,长泰集团大踏步地发展,新建的四十孔顶装焦炉拔地而起,二期化产也完成了征地并准备择日开工。这说明初始阶段两人合作得还不错。当然,刚挖个茅坑还有三天新鲜呢,或许只是两人之间的矛盾没有暴露的结果。至于他俩有没有那种肌肤之亲,实在不敢妄言。高二能虽说是一介莽夫,想他不会拿自己打拼一生挣得的老本去跟戴晓雯缠绵。古往今来多少英雄为情所困为情所殇,老百姓讲话“色字头上一把刀”啊!高二能再傻也该懂得这个道理。况且,这年头生理上的需求解决的办法很多,汾县滚滚的煤炭资源也招来了芸芸的美女。低档的有洗头房和钟点屋,为那些整天吃煤面的矿工提供应急;中档的有桑拿和歌舞厅,是中产阶级恣意妄为的场所;高档的就是什么“会所”、“沙龙”一类,让达官贵人们潇洒地烧钱;如果在别墅里包养N个奶,那就属于极品了。总而言之,就像方便面取代了手擀面,一切都简单化、公式化了。话说回来,戴晓雯也不见得看上高二能,人家追求的是有品味、有地位的男人,高二能充其量不过是个坐在钱堆上的土财主,出点汗就能从脖颈上搓下一把煤泥,忒俗。既然双方都无心栽花插柳,甚至有意避嫌,那么,“干柴烈火”之类的论调至少目前可以休矣。

长泰成立一周年的庆典与二期化产的开工仪式定在同一天。戴晓雯路子广、面子大,不仅安排诸多媒体造势,同时请到市、县、乡各级领导三十多位。来捧场的客户就更多了,这也是联络感情的机会。高二能的总裁办公室重新装饰了一番:换了一套油黑锃亮的古典式牛皮沙发,配以绛红色的簇花纯毛地毯,乌木制做的书柜里摆满林林总总的书籍;特别是厚重敦实的办公桌旁摆放了一个美轮美奂的舵轮,此物镀金轮辐,翠玉把手,艳光四射,实为上品。

按照惯例,头等的宾客们先要来总裁办公室坐坐。两扇深棕色的嵌皮实木门豁然敞开,高二能、戴晓雯陪着曹国栋等各级领导,谈笑风生,缓步走入。曹国栋惊讶地四顾:

“真是气派!我都不敢回自己的办公室了。高总裁,这些书你能看得过来

吗？”

高二能习惯性地挠着寸头，大大咧咧地说：

“时髦呗。要我说，省长办公室那些书也是屁股上搽粉——装脸吧？”

“你这家伙，都当总裁了，嘴上还是没把门的。”曹国栋嗔怪高二能。

“曹副县长，这说明我们高总裁已经很懂得与时俱进啦。”

说这话的戴晓雯今天特意穿了一身浅麻色的西装套裙，更显得气质雍容，举止得体。

“很有创意呀，金玉一体的组合。”县环保局的魏局长转动着那个舵轮。

“长泰的资源整合是我们汾县煤焦产业走向集约化生产的试点。通过一年的实践，看来是大有可为。我祝你们继续乘风破浪！”

曹国栋的讲话博得一片掌声。魏局长说：

“哎，你们两个掌舵人该在这儿合个影呵。”

“一块儿来嘛。几位县领导是长泰的……啥来着？接生婆？”高二能有些忘词。

“助产师。”戴晓雯笑着纠正。

“一球样。来，大家都来留个念想。”

高二能把领导们都拉拽到一起。他特意把长泰的办公室主任张连文介绍给曹国栋：

“曹副县长，这位是我们长泰上任一个月的办公室主任张连文，也是我的老战友。”

曹国栋与张连文握手之后，对高二能和戴晓雯说：

“这就对了嘛，你们两个掌舵人都是党外人士，需要一个洞悉党和国家政策的领航员。”

“你咋知道他是党员呢？”高二能问。

“你以为都像你呀，当兵五年，到现在还是婚姻上和政治上的双重老光棍。”

一阵大笑之后，记者和宣传干事为今天的主人和客人摄影拍照。闪光灯过后，曹国栋回转身，若有所思地指着后面那堵略显空旷的墙体说：

“那堵墙上好像缺点什么吧？”

“曹副县长真有审美眼光。”张连文说着，取来一个字轴，“本来呢，为了

配上这一屋的书，我从金奁之老先生那里求得一幅墨宝。可不知当挂不当挂？”

字轴展开，有一人多高，五尺宽，上面写着两个斗大的草体字，四周配以虬纹，装裱也很古朴。众人围上来，品头论足，莫衷一是。

“金老先生的墨宝可是一字难求呀！花多少银子讨来的？”曹国栋问张连文。

“金老分文不取，只说改日前来拜访高总裁。”张连文回话。

“就咱这山汉脑袋，还有名人赏脸，还是个省政协委员。为啥呢？咱压根就不认识这金老呀！”高二能又得意又纳闷。“你们喝的墨水比我多，解释一下，这是俩啥字？啥意思？”

“‘归真’……”曹国栋念罢。转身问魏局长，“老魏，你是环保局局长，你给解释解释。”

“‘归真’？……”魏局长煞费苦心地琢磨，“是不是‘写真’的近义词呢？”

有人笑得喷饭。曹国栋认真地对高二能和戴晓雯说：

“这两个字很有寓意，也很有警示作用。把它挂起来吧，不要枉费了金老一片苦心。”

“曹副县长，我高二能好歹也是咱汾县的纳税大户，也没少献爱心，这年头时兴个头衔，你也该给我弄个‘委员’啥的干干吧？”高二能半真半假地对曹国栋说。

“就是，这工业园区再搞补选，该考虑我们总裁了。”戴晓雯也替高二能说话。

“想参政议政？好，等你们长泰把这‘归真’两个字吃透了，我保证你高二能会获得提名。”曹国栋说。

二期化产开工仪式的现场欢腾热闹，锣鼓喧天。五颜六色的气球高挂着两幅标语：一幅是庆祝长泰成立一周年，另一幅自然就是祝贺二期化产开工。排列整齐的工人们穿着天蓝色的工衣静坐等候，各方来宾也都到场热捧，闲散地组成另一方阵。各种施工机械一字排开，披红挂彩，一台挖机的长臂上插有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上面写着：郭堡机械施工队。还有一支由中学生组成的锣鼓队，尽情敲打着具有当地特色的民间鼓点。



长泰所在的汾县工业园区距县城约十五公里,长泰在园区最南侧,生产区的围墙与郭堡村就相隔一条后沟,二期化产又征用了这位近邻一块荒坡地。郭堡村是理所当然的坐地炮,一般来说长泰的土方工程别人是抢不走的,非他们莫属。汾县这一带过去是黄泛区,沟壑纵横,土壤贫瘠,几乎没有植被,村落也很少。造物主大概是可怜这里的子民,在这片不毛之地下面埋藏了丰富的煤炭、铁矿和铝矾土。当各地的这开发区那工业区风起云涌的时候,经济利益的驱动让执政者的目光穿透了地层,攫取的速度那是日新月异。

郭堡村的村长郭郭旦今天不仅带来一拨能吃能喝的村委会干部和施工机械,现场的锣鼓队也是他们郭堡职业中学新近组建的,今天来长泰首演。郭郭旦跟高二能是三十年前的战友,还是一个连的。两人年龄相近,可郭郭旦那身板实在不敢恭维,单薄得让人想到挂在招魂幡上的纸人。这位村长大人头发稀疏,焦黄的八字胡下面是几颗同样焦黄的马牙,这可不是长泰的大烟囱给熏的,是他自己一天五包纸烟使然。战友之情有别于朋友之盟、学生之谊,因为多了几分血腥与磨难,更显得弥足珍贵。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三线建设吃紧,十六七岁的高二能和郭郭旦与同伴们穿起军装,坐上闷罐,来到大西南开山劈岭。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当时的施工条件是何等的恶劣,铁道兵走到哪里烈士陵园就建到哪里。生与死,铸就了他们岩石般的性格和铁打的友谊。

现实问题是:与前身是长兴后来演化成长泰做邻居是福还是祸?当然,从生存环境上讲,大不如前。粮食减产,苹果长得像枣,自备井打到六百米水里还是有味儿,河沟早就成了垃圾场……可是,平心而论,高二能也确实给了郭堡许多实惠,除去土地补偿费和每年固定的粮食欠收费,还给郭堡村提供就业、合作修路、照顾工程、捐资助学等等。郭郭旦知道,他这个老战友只要手头宽裕,还不是那么吝啬。虽然环境差点儿,但这几年家家户户盖起新房,郭堡还评上了县里的小康村,他的村长位置也越坐越稳,能说跟老战友的关照没有联系吗?发展与环境,这是国家都解决不了的矛盾,他这鸡毛官如之奈何。认准了大河有水小河满,总归是利大于弊。因此,这次长泰二期化产开工,郭郭旦铁定要到现场助兴。一是礼尚往来,长泰把土方工程给了郭堡,自己也得在领导面前显示一下邻里和睦;二呢,听说二期化产投产以后,

煤气输送要过境郭堡,村里又能沾光,当然要表态支持;第三,有点低俗,那个戴晓雯实在是太勾人了,就想找机会多看几眼。至于长泰这个新项目投产以后会对郭堡村本已恶化的环境还会造成什么影响,上级肯定是做过环保评估的,自己有吃有喝的管那么多干吗。于是,受害者来给加害者做吹鼓手,出演一幕滑稽且带有讽刺意味的独幕剧。

以曹国栋、高二能、戴晓雯为首的主要人物进入现场以后,在学生锣鼓队里客串指挥的郭郭旦盯着戴晓雯,眼睛都直了。高二能手持话筒,大声宣布:

“长泰焦化集团二期化产奠基仪式现在开始!请——汾县副县长曹国栋同志讲话!”

掌声中,曹国栋走上前接过话筒。他环顾四周,刚要开讲,眼睛却定定地凝固了——

锣鼓队的学生们呼啦一下扯起一条醒目的横幅,上书六个大字:还我碧水蓝天。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国栋脸色骤变,顿然无语。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那条横幅,一片哗然,记者也忙着抢拍镜头。郭郭旦呢,他还在人丛中寻觅自己的梦中情人,发现情况不对,回头一看,也呆愣着不知该如何处置。高二能咬牙切齿地走过来,拎猪仔似的揪住郭郭旦的脖领:

“郭郭旦!你他娘给我找难看是不是?!”

郭郭旦想辩白几句,却喘不上来气,张连文急忙跑来将他俩分开。现场气氛尴尬至极,曹国栋放下话筒,带着大部分领导不辞而别,坐车离去。

高二能眼珠子瞪起,青筋暴现,对着话筒,大喝一声:

“天塌下来有地顶着呢!听我的命令——开工!”

他亲自点燃鞭炮。挖机开始轰鸣,开工仪式在一派不和谐的气氛中草草收场。

走回办公区的路上,戴晓雯安慰脸色铁青的高二能:

“总裁,别生气了,为点小事不值得你们战友伤和气。郭村长也不知情,那帮学生更是天真。我觉得,他们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孩子们闹腾我倒是不在乎,可那帮领导装啥正经?你说咱们二期化产

哪道手续不是他们批准的，一出点事情溜得比兔子还快。”高二能骂骂咧咧。

“领导嘛，总是要面子的。这件事我去善后。”戴晓雯说。

“要面子就别要票子！没少给他们呀？真他娘的！”高二能气哼哼地。他对身后的张连文吩咐，“干脆，把郭堡中学的娃儿们叫到招待所，他们闹事有‘功’，给领导预备的酒席让他们享受吧。”

锣鼓队的学生们在招待所餐厅里欢天喜地抢食美餐。郭郭旦从门口探了一下脑袋，又迅速缩回，高二能坐在桌子旁边看到他，拿起一个鸡架，砸在门上。郭郭旦难为情地进来，蹭到高二能身旁，惭愧地说：

“咳，老高，本来想让领导们看看咱郭堡和长泰像一家人，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我知道今天这事儿是谁使的坏。”

“我早看清楚了，是你那亲侄儿——三海子带的头。”高二能说。

两人向学生们那几张桌子望去——三海子坐在那里，不吃不喝，也在往这边关注。郭郭旦跟高二能解释：

“咳，他懂啥呀，整天上网，中邪了。他是个啥环保网站的义务观察员，听说那个网站的站长前两天还给他们讲过课。”

“我说对了吧，这背后肯定有人。”戴晓雯插话。

“你想办法把那个狗屁站长给我找出来，我亲手掐死他！”高二能戳着郭郭旦的脑门说，“要不然，你们郭堡的土方施工队马上从长泰滚蛋！”

“听说那站长是个小娘们。”郭郭旦说。

“小娘们？哪儿来的小娘们？”高二能似信非信，“不是你小子做桃花梦给梦来的吧？”

“那小娘们叫啥名字我不知道呢，也没见过。这事呀，你容我慢慢哄套三海子。”

郭郭旦说罢，拿起一只鸡腿，嘴里啃着，色迷迷的眼珠子却往戴晓雯的胸脯上溜达过去。